東溪集 五

東溪集卷之九目錄

疏

啓辭

因李翊相事避嫌啓　因金鎭龜疏避嫌啓

東溪集卷之九

疏

辭全羅監司疏 己卯五月

伏以無狀小臣累叨匪據報效蔑如疵釁徒積循省愧懼分甘廢棄稍湖藩新 命遽下於千萬夢寐之外臣誠驚惶震惕罔知置身之所也夫藩臬之職責任甚大上焉以奉承 聖化中焉以糾率列邑下焉以惠懷小民財賦之綜理戎兵之克詰皆所管轄得其人而任之則一方蒙其福不得其人而畀之則一方受其害況此湖南地方最廣民物最多事務最殷

國家之所恃以為根本而從前簡授最重於諸路尙非其人則不但為一方之受害而已如臣空疎淺薄百無一能尋常職事動致顚躓顧此重任尙何望策駑礪鈍能有以稱塞其萬一哉且臣之情勢又有萬萬不安者臣於前歲名登臺章殆浹數朔被人詆罵無所不至旣往之事橫逆之來臣固不敢更為提起重煩 天聽而至於洪受瀗弄避之辭以為臣嘗言未嘗參涉李翔事云噫臣於李翔事著疏著 啓皆已登徹 聖明之所俯悉國人之所共見此不但參涉而已臣雖欲巧諱三尺童子亦無信聽之理未知

受遷何從而得此說也雖然受遷曰臣有是言臣則曰臣無是言此亦清朝士夫之羞恥事也在臣之道惟當緘口無辨自訟自咎而已旣不敢呶呶索言以惹紛鬧亦何敢揚揚顯列以增嗤點乎哉揣量才分反顧情勢俱無承當新 命之望伏乞 天地父母俯察臣肝膈之懇亟 命鐫改臣新授職名俾 朝家無濫授之譏愚臣亦得以粗安賤分其於公私不勝萬幸

乞繼後疏 仝年

伏以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子有疾痛必呼父母

人情之所不已者今臣情事不翅疾痛之在身安得
不冒萬死哀籲於　父母仁愛之下乎臣賦命奇薄
生二男未及十歲並皆夭死臣妻宿病在身斷產已
過十餘年臣年迫五十尚無嗣息臣母年今八十五
歲哀憐臣無子使之早定繼後而臣從兄故縣監臣
泰延適有三子故臣請於從嫂李氏願以其季子弼
抗為臣繼子臣之一家諸議皆無異同以為允合盖
同堂至親無異親兄弟兄弟之子相為後禮律親理
實為當然故也然而婦人之情不能捨其所愛遷延
數載終靳決許臣母以此為念每謂臣曰吾見汝立

後而死則瞑目無憾爲之流涕臣無子不孝以貽老母之憂念門衰祚薄至親間男子尠少苟捨弼抗他無可爲子者深恐荏苒時月人事難期有所差失終不能奉承老母之至情則不孝之罪於是乎益大矣且臣於季前荐遭家禍伯兄長侄相繼喪亡臣與老母零丁相依今者猥蒙 天恩受任藩方勢將將母赴任而或當奔走之時則將護老母更無他人臣之情勢益復窮急矣仍竊伏念故參議臣金萬吉曾以其繼後事上章陳乞特蒙 矜許死而爲不餒之鬼繼絶之 恩無不感歎今臣情事適與萬吉相似而

理勢之急實有加焉極知區區私悃仰瀆 嚴聽猥越之罪無所逃死既有近例之可援不敢自阻於仁覆之下干冒 威尊畢暴情理伏乞 天地父母曲垂矜憐特令該曹有以許施則臣之母子頂戴拱祝窮天極地靡所仰報矣臣無任瞻天震越惶悚懇祈之至 初名弼抗而後以弼休改之

辭刑曹叅議疏 庚辰三月

伏以臣冥行世路處身昧方絓罹文網罪名狼籍跡滯牢狴魂飛湯火幸賴 日月之光回照於戴盆之下雷雨之澤荐及於畫地之中薄罰不加寵秩仍存

臣出自圓門歸對老母感祝 天恩一滴一血而已不料今者秋曹佐貳之 命忽及於屛伏之際驚霣震惕靡所容措顧念分義之重 恩數之深惟當竭蹶趍謝俛不暇計而蒿向者臺章之所以搆臣者非尋常規警之比實近來搢紳間所未有之事屑瑣鄙穢聽者掩耳若使戰國之士而遭此則其不待辭之畢而自刎而死者亦已明矣臣誠泱忍既不免逐条自辨於爰辭而該府議奏終塵 睿照則今不敢更為覼縷以取煩瀆之罪然臣之被誣顚末亦有不可不略暴者盖臣受任南臬未及赴任之前以臣曾任

海邑時事一種無根之說流行於搢紳間臣固默識
其情節而付之一笑矣及至辭 陛之後添畝紙屋
人相約之說自唱自和互相傳播又復粧撰南漢時
賑資貸出之事抵掌鼓頰無所不至終至騰諸臺章
上達 天聽而心知其事皆孟浪卒歸無實故以不
可不查辨等語挿入末梢有若故為臣申白之地者
然其經營閃弄必欲陷臣之狀誠可謂巧密亦可謂
周備矣雖然使臣果能工於謀身媚於涉世無觸忤
勢家酷招仇怨之事則 清朝臺閣之臣何至於為
臣一人費心用機若是其勤勞乎皆臣自取何暇尤

人且伊時驗臣罪犯者凡有三處而皆非阿護賊臣自犯於附下罔上之罪者即通朝之所悉也窮查極覈竟無事狀不得不攄實狀間如令當初論臣者只憑風聞而果出於公心則亦可以釋然矣猶復張皇援疏以其不成說之辭強飾所未有之事必欲置之於晻昧之地而後已噫亦甚矣 聖明在上公議在下臣雖褊狹亦不欲與之爭辨重傷事體也臣過蒙
鴻造忝竊清顯歷敭內外亦已多矣雖無寸長能塞職責而庶幾當官盡心隨事自竭以爲一分報答之地矣立朝以來前後踐履非止一二而亦不料著

此汚衊之名卒然來加也此無非臣之不能早辭
寵祿低徊榮途自罹危機之致令雖欲收攝悸魂洒
濯累踪奉脊 恩命而險塗難盡脆骨易嚌著使驗
機穽發罪罟愈密則雖 天地至仁父母止慈曲垂
哀憐更欲寬貰有不可得者矣鏤蟻死生固不足言
而其玷 朝廷之名器辱 聖主之任使為如何哉
此誠臣之所大恩也伏乞 聖明察臣危苦之悰特
許鐫削臣職名俾臣得以屛居省諐粗安賤分實
是終始生成之恵也情溢辭蹙言不知裁臣無任竦
慄危迫涕泣祈懇之至

請建潛谷書院疏 代加平儒生作

伏以我國家崇賢右文之化迥越千古儒賢之卓然名世可為宗師者旣已循士林公共之論次第躋食於文廟矣其外雖一節之人獨善之士樹立操守有可以砥礪世俗裨補風敎者必崇奬而優異之許多士俎豆之請者前後不可勝記至于我 殿下尤致勤焉其所以脩擧慶典賛勸來許者意甚盛也今有窮焉而益致其養達焉而能濟其施名重於士林澤流於民庶其成就蔚然無愧於造詣人而尚無專享之祠崇奉之典有所未盡則豈不為士林之所

蕃而 昭代之久事也耶臣等窃伏聞故領議政文
貞公臣金堉天姿頴異篤實世襲儒素之風家傳詩
禮之訓多從曾好益受業好益即嶺南儒士之有學
行者也稍長又請教於先正臣文簡公成渾之門亟
蒙奬許其淵源之來蓋如是矣年未弱冠薦罹邑禍
流離遷徙家道窮匱而送死則有至哀負土之誠養
生則有仲由負米之勤孝行之篤有足以感動神明
其所以爲根本田地者蓋如是矣既而士論乖張邪
說肆行文簡公臣成渾被誣於時則輙倡率多士手
疏而直其枉賊臣仁弘醜詆先正臣文純公李滉及

文元公李彥迪則又削仁弘儒籍雖奸黨方熾禍機
不測而有不暇也及至彝倫旣斁世道益壞則遂自
屛於加平郡西潛谷村其所號潛谷卽此地也地在
窮峽所與居者木石麋鹿而已所與伴者牧竪田氓
而已樵於谷畊於山躬親賤事僅以自給雖顔田之
陋巷原憲之蓬堵殆不猶於此能處之晏然而鉏耰
之隙講讀益勤每夜爇松明照卷咿唔不輟而尤好
中庸書沈潛課誦未嘗釋手見之者若梁鴻龐德公
無意於世將以終身而乃其抱負旣大自期甚遠其
於經國之猷濟民之術亦證古酌今講劘明熟蓋將

待時而出措諸事業其所爲學固非山人處士獨善其身而徒爲紙上空言之比也洎乎　仁祖反正世道清明則首膺遺逸之薦擢大庭之魁立朝以来自縣邑而至公孫惓惓惟以民憂國計爲心前後封章反復不已蓋可以裕國而便民衆嘲羣誹莫之顧也卒以均役之法先試湖西而兩南之民次第蒙國家恙保之惠先正臣文正公金尚憲嘗爲文曰伯厚自少至老凡所歷踐皆以慈祥著聞其被不忍心之德者多矣伯厚之心愈久而愈不衰豈非誠實仁人君子也伯厚卽堉之字也斯言可謂盡其終始矣

若其敦睦親族無間疎遠淸簡儉約不改終始誘掖
後學至誠不怠此其一行一事而即薦紳章甫之至
今誦歎者也臣等俱以末學蒙無知識而所居之郡
即靖肥遯之地也遺墟宛然田翁野老之所指點而
稱道者旣足以興起感慕有倍於他人況本郡山深
峽僻風俗椎鈍自昔無文儒絃誦之習矣自靖避居
以來俗尚漸漬挾筴誦讀始知詩禮之可學者蓋將
百年信乎君子之澤及人者遠也然則其欲崇報而
揭虔者當如何哉一邑之名爲儒士者莫不不謀同
辭相議建祠於所謂潛谷舊墟以寓景行之意而竊

伏聞近者朝令書院之設必先請於朝廷而後方許營建玆敢畧足上來仰籲於宸嚴之下伏乞聖明俯察多士之請出於忱誠亟命有司即許立祠俾窮巷末學有所型範而興起則不但爲聖朝崇報賢臣者更無餘憾而已臣等無任激切屛營祈懇之至

因五冠德津祀典變通論可否疏任長湍時不呈

伏以五冠山德津堂二處並在臣所管境內每當祭官下來之時厨傳之事及京司下輩不無憑藉索賂之端其爲邑弊誠有如重臣所達者然玆二處盖自

麗朝載於祀典入我 朝仍之一年三祭而香祝自
京下來祈禱則必差重臣祝辭並有 國王謹遣語
其禮之重且敬者是也是故當久旱之時各自郡邑
祈禱也必祭於他山川而不敢設行於此二處者禮
固然矣今因些小弊端 王城相望之地 累世虔
祀之所一朝委之於本道本邑則臣未知於禮意何
如也將事之功無乃有僭乎奉神之禮無乃近慢乎
周制王畿之外乃為諸侯之地諸侯之得祭其封內
山川者不在於王畿之內漢唐以來無不皆然閔旱
之時如不徧走羣望則已畿內名山大川之祭不可

委之於藩臣者亦已明矣 國家祀典之成 聖祖
賢臣相與參定並有意例傳之數百年遵奉罔違雖
或有一二可疑者恐非一禮官之所可率爾建白容
易變通者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典之失非細故
也詩云民之失道乾餱以愆事神之道何以異此今
既委之本道事體遂輕終必至於官吏怠棄神不顧
歆此殊不可不念也伏乞 聖明更令禮官詳議於
廟堂諸臣博考典禮商確可否在所必改則改之可
以仍舊則仍之要令祀典歸於至當不勝幸甚臣待
罪本邑見祀典之變舊適有賤慮不敢自隱踰越私

分干冒 威尊無任恐懼悚慄竢罪之至

啓辭

請推考刑曹堂上啓 戊辰五月

天下之惡莫大於誣告誣告者旣被其律則賚使誣告者決無獨免之理西原罪人順立獄事旣已反案金先以誣告被全家之律而金纘等以賚制誣告之人終無論罪之擧莫重綱常之獄有此踈漏之事請刑曹當該堂上推考金纘等仍令該曹明白取招依律科罪

請拿問前金川郡守黃道光啓 仝年六月

前金川郡守黃道光曾在任所變易文簿私用勅需其數不訾掌守吏胥皆已吐款於新官道光乃以諺書乞哀自請還納其他鄙瑣之事不可殫舉而抱以修改鄉校斂錢於校儒反實其私槖校儒輩至有呈官推出之擧其犯贓文書皆在於本官西來之人多有目見而傳說者如此貪汚之人不可不依法痛懲請前金川郡守黃道光拿問定罪

請推考黃海監司啓 仝日

黜陟不嚴為近來痼弊前金川郡守黃道光貪汚不法之狀人莫不知而其時監司連置上考已極無謂

任滿之後至有請留之 啓事之寒心莫此爲甚請
當該監司從重推考

處置兩司啓 仝年六月

並引嫌而退意在偏護力詆言者毋論他事不可仍
在峻發之論理宜力爭意外侵斥何必爲嫌言有指
摘訟當相避不敢處置其勢固然請大司憲宋奎濂
遞差執義沈枰掌令南弼星持平金洪福行大司諫
申琓並命出仕

請推考承旨啓 仝年仝月

凡臺彈准請後必以末梢蒙允之 啓奉傳旨者蓋

其措語加減輕重之間成 命在是故也非政院所當任意取舍明矣前公州牧使趙泰期罷職 傳旨及前金川郡守黃道光拿問 傳旨政院皆以初啓措語書入事體未安且關後弊不可無規警之道請當該承旨推考

請遠竄內侍金鉉啓 仝年仝月

國家之防制宦寺極其嚴截 祖宗朝慮患之意深且遠矣內侍金鉉憑恃任使之 恩濟其貪婪之慾蠹竊公私多積年所廣占膏壤大起甲第居處服飾僭越無度縱遣宮差多奪民田操縱在意怨讟歸國

窮民呼訴前後相續中外之憤惋固已久矣乃於上年都下饑困之日潛囑勳貴公府百餘石之米減價貸出詭稱宮中需用之資實賭中間轉販之贏其冒禁防而逞姦利之狀亦已敗露如此之類若不隨現懲治不但有累於 清朝之政將啓日後無窮之弊請內侍金鉉遠竄

論吏曹參議李奮避嫌啓 仝年七月

參下蔭官非生進則必考講後陞出六品例也近來此法尤極申嚴而吏曹參議李奮須於獨政之日爲其兄氷庫別檢李蕃大政之前不待考講徑先送西

冒陞六品此曾所未有之事也其不能遠嫌疑而謹
法式甚矣物情擧以為駭故臣於朝者果發請罷之
論矣即伏見獻納南致熏引避之辭臣不勝瞿然繼
之以訝惑焉務學舊官之除考講陞遷之例臣之寡
聞固所未諳而招問銓曹之吏則亦以為剏見同僚
所謂非會剏開云者臣實未曉也設令果有謬例之
可指在他人尚不可因循冒襲況於兄弟之親手此
而置之則其流之弊將至 國家令格一任銓官之
隨意壞矣而莫之問矣論以罷職未見其過重也且
人之所見各自不同同僚誠以罷職為過則更為消

詳務歸至當乃是臺體之應然而今乃見其簡問未有一言之往復而猝然起鬧似此事例臣亦未之前聞也無非如臣無狀忝在臺端見輕於同僚之致何敢一刻抗顏仍冒手請 命遞斥臣職

就職後再避啓 仝秊仝月

無狀小臣忝叨言職欲論微事橫惹鬧端喧瀆於侍藥之日罪戾至深無所自逭千萬意外處置請出
召牌繼臨不敢違逋祇詣臺地而第臣又有不敢自安者蓋臣初聞物論譁然以為銓官之不顧親嫌除講送西末有前例云而傳說之言慮或有差招來

該曹執吏再三盤問則以為本曹果無其例渠所翻
見其言不翅明白故臣於日昨據此陳列矣追聞數
三年前有一別檢冒陞與李蕃事相同者更招該吏
使之廣搜文簿則果如其說此固稀罕之謬例為銓
官者決不當為其親屬濫用於數年之後以廢成格
論其所犯雖或與翻閑者有間強引謬例之罪亦自
不輕臣之避辭固已分析言之而蒙其曾所未有翻
見等語雖憑該吏口狀抑未免有不審之失何可仍
冒於職次乎請 命遞斥臣職

請遞吏曹參議李會啓 仝日

叅下蔭官非生進則必考講後陞出六品例也近來此法尤極申嚴而吏曹叅議李畬頃於獨政之日為其兄氷庫別檢李蕃強引謀例不待考講徑先送西冒陞六品其不能遠嫌疑而謹格式甚矣物情擧以為駭請吏曹叅議李畬遞差前別檢李蕃所授六品改正上命推考翌日一啓甚矣下添此非尋常啟錯之比更無勘問之事十四字删物情擧以為駭六字

請申飭西銓啓仝日

叅下蔭官之考講後陞遷非但舊典之所載亦有新令之申嚴則均一施行無或異同可也東銓之不待

考講徑先送西固是犯科之甚而至於西銓則無明白定式之事故多有不經吏曹考講而直陞司果之類既往之事雖不可一一釐正請自今以後亦爲申飭西銓俾無冒陞之弊

處置同僚啓仝季仝月

並引嫌而退吳道一使酒多忤固有其失矣須在公廳對鄭澔譏侮其昆弟之狀臣亦目覩然以酒招謗實是古來所稱名公之所不免者當其時隨聞警責未爲不可乃於既久之後指小成大以無爲有据摭數濆欲置削版之科者已極無據而至於廣置爪牙

專事欺蔽氣勢所壓滿朝婀娿等語實是權奸巨慝之罪目使道一誠有近於是者則流竄誅殛未或爲過而猶以削版爲律何哉輕擬其律重擠其罪者實是從古壬人之手段其媢嫉搆陷之狀昭然難掩不可仍置言議之地忝當相避言有嫌礙不敢可否其勢誠然媢嫉之言俱出虛揑擄實爭辨是乃臺體請正言鄭瀣遞差獻納洪受瀗司諫徐文裕行大司諫申琓並命出仕

特遞還收後就職避嫌啓仝年仝月

臣於日昨伏聞聖上威怒震疊譴罰嚴重道路惶

惑朝著危怖此實 聖朝無前之過舉敢與諸僚相率請對欲效匡救之忱而言辭拙澁不敢勦攙未及開口之前遽豫遆斥之 音不匡之刑臣實為首第念 國家之置臺閣盖欲其隨事力爭以正闕失如臣罷軟雖得極意盡言固不足有槪於 聖心而殿下既已畀之以言職則決不當不待出言先加摧抑只使隨衆進退而已雖 殿下熟知臣駑下以為不聞渠言已悉其意而其於待言者之道亦已不弘矣無非如臣無狀忝叨臺地上以貽累於 聖德下以虧損於臺風靦面悼心無地自容千萬夢寐之外

特蒙牽復之 恩仍覩 召牌之臨感激 恩私嚴畏分義不得不黽勉趍承而顧此負罪之深既在難貰之科已遞之人尤無還冒之理其不可一刻抗顏於臺次也決矣請 命鐫斥臣職

拜持平避嫌啓（仝秊仝月）

臣以已試僨敗之人理難復忝於言議之地適叨新命於鞫事方張之日不敢違牌黽勉出肅而第本府有當該承旨請遞之 啓三司之一時遞罷無一言匡救亦在其臚列中臣亦伊時特遞中一人也既不敢參涉於其論則所當登時自劾而昨者諸臺日

已啓黑倉卒之間未及審察泯默還出經宿之後始
乃引避臣之罪悔至此尤大何敢一刻晏然於臺端
乎請 命遞斥臣職
因李玄祚疏避嫌啓八年肆
臣即伏見正言李玄祚疏譏切兩司不遺餘力而其
詆斥向日請對諸臣語尤深峻一則曰畏㥘天威
一則曰倉卒恇撓臣不勝慚悚瞿然也臣於伊時與
兩司多官請對也非不無先爲陳 啓之議而事出
悤遽奏對之語 倘忘之旨俱未及詳聞意謂旣登
前席先請罪名反復開陳而後乃陳 啓事理當

然矣不料 天怒遽震如臣拙訥者未及開口先
賜遞斥今若以不能如古人之牽裾折檻爭死職下
爲咎則固無所辭而乃以全昧緩急遂成過擧駈之
於框楔之科此非臣意慮之所及也蓋玄祚之意以
爲臺啓既發則喉司之臣可以擾例不捧 傳旨而
聖朝過擧猶未成也藉令其時先發還收之 啓
欲以此分喉司之力緩兩臣之行則猶或可也俞
音未下之前則過擧猶在烏論其成不成哉此又臣
之所未曉也至於銓長特遞還收之請兩司之闕月
咎爭者蓋以禮召之臣一言不槪遽加 譴遞其爲

殿下之闕失無大於此故耳何嘗以職名有無為
有關於山野之人而然哉乃敢譏之以應文斥之以
激議沮撓重論無復顧籍實未知其言之專出於念
國家之公心也如臣無似忝叨臺憲上未能回天下
徒招物議不免喧聒於 侍藥之日臣罪萬死决不
可一刻仍膺於職次請 命遞斥臣職

因李之翼事與同僚聯名啓 仝秊 仝月

朝者長官以全羅監司李之翼論遞事發簡而觀其
措語盖欲追劾之翼在臺職時避嫌事及除北臬時
辭疏語也茲二事誠有之矣之翼之以此被劾不為

不多矣坐此廢錮不爲不久矣今者以列卿降授外藩其在 朝家滌瑕蕩垢之道未爲不可而乃復提起十年前事拈出未徹䟽語輒欲彈論者不免爲已甚之歸故以此意答送矣長官堅守已見終至引避無非臣等無似忝居僚席言不見信之致何可仍冒於職次乎請 命遞斥臣等之職

請罷金堤郡守尹彙善啓仝年仝月

金堤郡守尹彙善性耽麴糵醒日無多 除授本職之初大臣至以此咎責銓官而終乃恬然冒赴其冒沒廉隅已不可言及其到任之後日飮無何大小政

令多出辭醞之事不但刑罰顚妄民不堪命至於須
夏 影幀陪來之時身爲差備之官辭不成樣至使
他官代行如此之人不可仍置字牧之任請金堤郡
守尹彙善罷職

請從權制合司啓 仝年九月

臣等以勉勸從權制事竭誠號籲而 天聽邈然未
有允許之意臣等窃不勝遑遑煎迫之至臣等亦
豈不知 殿下之至情而爲此强聒之言哉只是據
列聖已行之例循擧國同然之情有此萬不獲已
之請 殿下輒以爲不忍聞而至下毋庸更煩之

敎耶夫居喪而有艸木之滋與有疾服藥等目苟是
孝子之所不忍聞者則聖人胡爲而著之經傳訓後
世耶今 殿下以身無疾恙食飮無減欲堅守常制
不思權變嗚呼 殿下果以此爲可恃耶半歲焦憂
之餘遽罹巨創累日哭擗之中強進飦粥危敗之症
勢所必臻而特發於至情未之深察耳夫因喪致疾
非如外感榮衛之比興居飮啖不覺大異於前而眞
元腸胃自致暗鑠於中一日二日漸就澌薾及其疾
作之後則雖有和扁亦無以施其技矣臣等思之至
此不覺心骨凜然伏願軫聖經滅性之戒念 祖宗

付畀之重丞 從權制以副羣下之望

請拿問許彬啓 仝年仝月

臣等伏見花梁僉使許彬疏敢因新山擇兆之事更爲遷動 先陵之議臣等不勝駭然之至夫 山陵寢事體至嚴且重遷於前歲大臣諸宰再次奉審之後殿下亦且親審斷自 聖衷遂寢遷奉之計而渠以幺麽一賤士雖有膚淺之見固不敢有所輕議而至以仍奉久缺之地爲 聖德之一大欠事爲言其悖誕甚矣僭猥極矣如此妖妄之人決不可使之仍隨臺史之列干預 山陵之事而其妄議 先陵之

罪不可不懲請花梁僉使許彬拿問定罪承宣之職在於出納惟允而許彬之疏敢以僭猥悖誕之言更瀆遷動　先陵之議則所當即爲退斥而矇然捧入不可無規警之道請當該承旨從重推考

請拿金德遠事避嫌啓辛巳

臣謹按大典推斷條有匿名書雖干係國事父子間亦不得相傳之文夫干係國家之事非人臣所可掩置父子之間何言可諱而立法之意若是其嚴截者慮患之道可謂至深遠矣近來此法不明　國綱大壞妖訛之變滋世道之潰亂日以益甚而人情習狃

恬莫知恠有識之寒心固已久矣頃者畿營所投凶
書雖有塡名繫牌之事首告逆變飜無露状之理滅
跡迯遁足明假冒之情其爲匿名書不待智者而知
之矣爲藩臣者所當依法燒火以絶姦流而乃敢登
聞 朝廷致有深夜 命招將相之舉設鞫推問終
成捕風徒令無辜速獄奸人竊笑物情之駭惋 國
體之損傷爲如何哉此固出於倉卒驚動不能處變
之致而今若曲加原恕有所饒假則將無以塞奸宄
之路絶禍亂之萌日後之弊有不可勝言者故臣於
今日本府之坐以京畿監司金德遠不可不拿問定

罪之意發言而僚議參差竟未歸一此無非如臣無
似忝居臺憲言議見輕之致何可晏然於職次乎請
命遞斥臣職

因李翊相事避嫌啓 己巳正月

臣於頃者以銓長請遞事妄有所論而人之名望輕
重雖有物議尠或自知其心之不服則固已料之矣
雖然銓衡之官責任甚重秉當之人匪榮伊懼因一
輕彈得辭宜負意其必含然無所懊恨矣伏見其前
後疏本辭意張皇怒氣弸勃一則曰不能見幾一則
曰見忤人猜又曰遭此無限狼狽又曰身名已辱被

人凌踏至於此極有若以臺論出於猜媢橫加醜詆者然噫此何言也夫望輕於冢宰者果為身名之辱則人之得保身名者幾許稱觧其權柄者果為無限狼狽則人之不遭狼狽者幾何似此事理臣未之知也且設有宿德重望之人而人之論之者只曰望輕則在他人猶不可直謂凌踏況在自己反求之道果可如是下語乎乘怒不擇之言固不可一一爭辨重傷事體而一疏二疏侵攻不少閱歲之後猶且未已臣亦困矣此已不當終始默然而且臣於日者有問知事招金吾吏再次送人終不來現至以慢辭相加

臣雖罷軟旣忝爲法官則吏胥之徒何敢侮辱乃爾郞人心之悖惡 國綱之解弛斯可見矣第以其上司之吏故不敢任自懲治依例移牒後刑訊矣今聞大臣重臣大以爲非云此必誤聞傳說之言有所云云而旣是公朝酬酢之言則何可晏然而已乎以此以彼俱不當仍冒職次請 命遞斥臣職

因金鎭龜疏避嫌啓 丁丑五月

臣情危病綴坐違 君命陳章請罪亦逭罪譴一味惶悚靡所自容不意玆者又以同僚處置事 召牌再降分義是懼更難他顧不得不黽勉扶曳祗詣臺

地而念臣所遺線紇異常以大體汎言則李鼎命等
侵攻出於臺議旣張之後雖有叅忿反詈之言似不
當深嫌而以近來臺規言之則旣謂之迎擊逞憾又
以身負重累勒加醜辱身居臺職者遭此汚衊曾無
仍蹲之例豈可以含血之噴而因廢其自潔之道耶
雖蒙 聖明反復諄諭終不當淟涊盤據以壞臺體
而又得伏見工曹判書金鎭龜䟽尤不勝駭然之至
夫金春澤事實國人之所共言也蓋無一人爲 殿
下言之者故臣於前䟽有所附論然乃君以與誦言
之則只擧什之一二者不但以告君之辭不可不詳

審論人之道不欲其已甚旨今者重臣之疏上以積
忤於奸凶為其張本下以見溺於獄辭為其證據欲
為其子清脫之地噫嘻甚矣溺之至斯也今春獄事
慶咸等諸賊初無鈎問之端箕疇等兩人徑斃一夜
之間春澤干預之事雖未及現露於文案而若其與
箕疇綢繆之跡使傔人攔入之狀有目皆聞有口皆
言身稱士子者乃與不逞之徒昵狎異常果因何事
鞫廳至嚴之地遣人尾隨抑出何意雖其慈父可得
以掩護之耶如令同情之跡明出於諸賊之招著在
於文案之間則臣之所論豈止於早加裁處放而遠

之云爾耶父子天倫也莫知其子之惡固人之通患然如春澤所行閭巷媍孺靡不喧沸則為其父者亦豈不少有知聞而其所為言乃至於此隱欲歸臣言於虛妄之科臣竊為之慨然也然旣被其斥不可晏然於職次也決矣臣不量時勢妄有陳論被人嗔詬陳章自劾前後煩複今又喧瀆於 清齋之日臣之罪戾死無所逃請 命鐫斥臣職

東溪集卷之十目錄

行狀

高祖考 贈領議政行領敦寧府事潘城府院君府君家狀

參政院右參贊竹窓朴公行狀

領議政益寧府院君鶴谷洪公行狀

墓誌銘

吏曹判書晚休朴公墓誌銘并序

處士朴公墓誌銘并序

司憲府掌令朴公墓誌銘并序

墓碑

亡室　贈貞夫人沈氏墓碑

東溪集卷之十

行狀

高祖考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觀象監事行輔國崇祿大夫領敦寧府事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潘城府院君府君家狀

公諱應順字健仲朴氏系出羅州潘南縣高麗末有諱尚衷官右文館直提學號潘南先生以道學忠節著名　本朝贈議政府領議政謚文正寔公之七代祖也六代祖諱訔號漁隱　太宗朝佐命功臣封錦

川府院君官至議政府左議政謚平度五代祖諱蔡
觀察使高祖諱秉文中軍司直曾祖諱林宗僉知中
樞府事　贈吏曹判書祖諱毛年吏曹正郎　贈議
政府左賛成考諱紹號冶川先生官司諫院司諫
贈議政府領議政三代之　贈皆以公推　恩也妣
貞敬夫人南陽洪氏司贍寺正諱士俯之女也公以
嘉靖丙戌六月十一日生甫三歲姑郡守朴公秀蕃
之妻取養之九歲冶川先生捐館公就外祖洪公仍
得受業於柳斯文祖詢已能善學不倦稍長又與弟
退菴公應男遊於成笑仙悌元之門笑仙亟稱許之

宋圭庵麟壽嘗至笑仙家見公兄弟歎曰朴京可謂
有子矣　中宗大王寢疾城中憂懼多急於婚嫁不
能備禮嘗公未娶或有勸公循時習者公固辭焉後
朝議追論其時嫁娶之非家長多有被罪者洪公乃
撫公而歎曰微爾之賢吾幾不免矣乙卯中進士試
丙辰　除義禁府都事初冶川先生以高才正學名
重士林為奸臣安老所擠竄于陝川時議方愍惜之
乃求諸子之良而尉薦之公遂有是　除時年三十
一矣己未序遷為司僕寺主簿未幾坐事免庚申拜
司憲府監察辛酉出為安陰縣監莅下以寬簡又能

奉法不畏強禦癸亥遭春母喪解官乙丑終制拜敦
寧府主簿旋移內贍寺出為龍仁縣令隆慶己巳即
宣祖大王即位之二年也　懿仁王后膺寵錄之
求既文定公陞拜敦寧都正是年冬十一月　中宮
正位公又超拜領敦寧府事封潘城府院君庚午春
兼都摠府都摠管萬曆戊寅丁內憂廬墓于楊州因
毀得疾庚辰四月　上特遣中貴人勸以艸木之滋
公乃黽勉從教未幾復初既而疾益甚為延醫調治
始昇還京師舍于外是年冬　上體候違豫公聞之
驚憂病仍革子弟請入正寢公猶不肯遂終于外舍

時十一月初十日也春秋五十五訃聞 上驚悼輟朝三日官庀斂葬之具翌年辛巳某月某日葬于楊州金村戌坐之原卽洪夫人墓後左麓也公天性溫雅風儀端正接人一以悃愊絶去邊幅畦畛言笑之間和氣藹如也孝友純篤弱冠服叅父喪廬于墓下奠酹之物必躬自具之叅母之喪旣服朞朞後猶心喪以終三年遭內艱也年已踰五十矣蔬水之節一遵禮律竟以是成疾早孤而事伯兄如嚴父動靜必咨有無必共旣貴嘗徼失其意輒躬詣門外痛自摧謝友愛諸弟恩義甚至敦睦族黨無間疎遠錫姪之

孤者撫愛教育無異已出焉素喜儉約不悅芬華少
時嘗從養父於安岳任所郡有聲妓而公若不見也
閉門蕭然惟與寒儒講讀書史而已 嘉禮時自本
家發書州郡受其賂遺故事也公一切不爲只以
內賜資裝從簡成禮治第惟務苟完不求侈美取破
家故材補綴成之隣家地陡入外庭勢頗偪窄或有
請買者公輒止之曰容我車馬斯已足矣 受賜貂
裘平居不敢着衣服飮食居處與微時無大異者尤
以內戚干政爲國家弊習恬靜自餙門庭寂然如寒
士家惟時與微時親舊相對而已然或聞善士登庸

則輙喜形于色每以　國嗣遲暮爲憂欝結不已夫人完山李氏宗室文川正壽甲之女生一女一男女即　懿仁王后無嗣男東彥官至司僕寺正娶承旨鄭淹女亦無子取從弟觀察使東說子潢爲後官至司憲府大司憲女適承旨吳翊內外曾玄摠數十百人嗚呼公之捐館距今殆百歲矣舊藏家乘皆軼於兵火公之懿行遺範他無以考徵而惟栗谷先生撰其墓銘曰温然有著于色退然有蘊諸躬豈弟伊人美不愧於位崇又於　經筵日記書之曰某以　王妃之父少無干政之習時人不知有　國舅人多其

恬靜此亦可以槪見矣今謹因李先生所撰碑文附以一二記聞爲狀而誠所謂掛一漏萬嗚呼痛哉玄孫泰淳謹述

通政大夫承政院右承旨竹窓朴公行狀

曾祖考諱璨成均生員 贈承政院左承旨

祖考諱大夏羅州牧使

考諱瑊成均生員 贈承政院左承旨

公諱元度字仲憲號竹窓羅州潘南朴氏麗季有諱尚衷號潘南先生官右文館直提學 本朝贈領議政謚文正生諱訔我 太宗朝佐命功臣官左議政

封錦川府院君謚平度文正公之道德節義平度公
之勳業政事俱載史乘平度公仲子諱薑策佐翼功
封錦川君　贈左賛成謚世襄公其八代孫也生諱
韜官執義其孫寔我　仁聖王后以㢊紀恩　贈領
議政生諱瑛官新溪縣令生諱膺官木川縣監生諱
澍階彰義校尉卽公高祖考也公之王父牧使公及
父　贈承旨公皆有文有行值世亂不顯公妣全義
李氏學生光林女判書龜齡之玄孫也以天啓丙寅
九月廿四日生公聰頴異凡甫五歲見伯氏受業輙
從旁聽之便已通曉自唐虞三代以下帝王世系皆

能暗記不錯至成童文詞已大進矣丙子避寇於湖
西蘭池島一日有言寇至者島中大擾公笑曰海深
島遠虜無舟楫乃能飛渡耶此必訛言也宜縛送言
者於官府以治之旣而果自定時公年纔十一聞
者莫不異之戊子中司馬試是歲丁內艱哭輒嘔血
自是得疾洗淹服闋後赴試圍屢以疾作不能卒篇
而有卒篇者多爲諸考官所取終爲主司所黜至有
已書優等而漏於榜者癸卯始以明經登甲科第三
人例授司贍寺直長序陞六品遷義禁府都事遞拜
成均館典籍移司憲府監察轉工曹佐郎丙午因出

爲淸安縣監先是公在太學時齋儒有作文譏嘲當
路者當路者誤認公所爲嗛之深公之蹭蹬於公車
抹摋於官途初皆坐此云時 顯宗大王將幸溫陽
公拜淸安翌日卽辭赴溫陽行宮策應旬午公隨事
拮据無不整辦一路稱之縣自兵燹以後邑居荒殘
殆不成様公在任累年自奉甚簡俸廩有餘乃鳩材
僝功刱建公廨凡六十餘間而民不知勞民有從兄
弟訟鷹于官者公命解縱其鷹責其人以義皆感泣
而退公謹於奉法寬以爲治均田賦役並中條理課
農勸桑咸有經紀秩旣滿丁辛亥大侵方伯 啓請

仍留公盡心賙賑濟活甚衆至秋乃得解歸邑民至
今懷之壬子夏復拜典籍冬轉兵曹佐郎癸丑陞正
郎俄拜司憲府持平自是連居臺職爲持平者四司
諫院正言者三矣間亦出爲海運判官在兵曹也掌
軍色素稱劇任而公適兼精抄廳郎又差 寧陵還
厝都監郎事務坌集公左右酬應無所滯礙兵曹判
書金公萬基都監堂上閔公維重咸加器重相與歎
服不已在臺職也吏有受賂於輦士而事發者 先
王震怒特命梟之公以謂吏罪當死而洽宜取供陳
啓爭之 先王屢下嚴敎公無所撓屈得請乃已

仁宣王后之喪大臣以議禮失旨被罪 天怒嚴
重朝著洶洶公又與同僚力爭不已至今 上初牽
時事將變機括已成而兩司之官適皆有不安事引
疾呈告都承旨吳始壽 啓請牌招而寬閒放縱紀
綱解弛等語欲挑激 上意諸臺又以此引嫌不出
公獨詣 闕陳 啓曰喉司職在惟允不以優容臺
閣之意輔導 君上乃反乘時排軋云物論譁之已
而上章極論公私之辨仍請罷內需司諸宮家柴場
鹽盆各衙門屯田皆當世切務也疏入報聞時一番
人既用事兩司遂希旨捃摭持尤齋宋公時烈甚急

將以售傾陷之計公慨然州 啓辭直其誣枉無所
諱避知舊之來見者皆言爲音公年高不宜以此賈
禍至有貽書責之以忠孝本無二致者公不得已刪
沒其危語以此止於遞職公性謙恭雅不欲以論議
自標榜人亦不得以色目指公至是始忤於黨人矣
乙卯出爲忠清都事丙辰丁外艱戊午服闋 除黃
州判官州在西方孔道因官守者頻遞吏胥乘間蠹
竊官庫蕩然且於𤰝使至必濫張策應之需貸用於
商賈與商賈之爲監官者共爲姦利官不能詰也公
始至不用刑訊而鉤得其狀徵吏所偷綿布四十餘

同又因其商賈將殺之賈帥畏冀免死即吐款因直
告北使接待時所需之費較前濫張之數不翅减半
公貸其死命錄其所告辭嚴置之北使至則擾以酬
應饒饋贈遺無所贏縮自是定為恒式而公私始蘇
矣西路自亂後　朝家既不敢治兵為守令者亦自
拋棄戎器徒存虛簿獘不可用公逐年修補無不精
新而以衒能為嫌不令上司知也適值兵使點閱乃
狀聞而蒙表裏之褒公之為政於橫斂牟利等事一
切若浼而惟以簡約自居承板蕩之後在任未滿三
歲庫藏皆充羨焉庚申以持平徵還公在黃得水土

疾病不能供職而遞復拜兵曹正郎俄陞司憲府掌
令未幾辭遞差接慰官又以病不得行時有陳疏者
語侵公又有譖公於銓地者公不自安因求出外辛
酉拜豐德府使潘南先生墓在長湍而距豐德府治
纔一舍　朝廷適有　贈謚祭墓之事公會宗人于
墓下以延之既事諸宗人勒石記其事公寔主張焉
壬戌夏辭遞冬拜掌樂院正癸亥以敬差官赴鏡城
還拜通禮院右通禮又　除承文院判校未幾陞資
拜富寧府使時　朝廷割富寧之茂山設為府多有
經理事是以擇公而莅之北路無他征役而但於大

小使客往来及偽生赴舉罪人到配時輒責立夫馬於民民甚苦之公料理得布六十餘同擇人掌之使取其奇贏以雇立之名之曰雇馬廳民始賴焉甲子以病遆歸乙丑拜掌隷院判決事關節請托一切屛斥有人年長於公公素敬焉來囑其訟公以温言拒之其人素病聵不曉公意後又再三來言公不得已制其狀曰此訟立落素定可惜張師德三及吾門遂郄其訟其人大慚恚公之聽理惟公不肯循私皆類此由是多失巨室心有為憲長者將舉他事以劾之義責之曰吾聞朴某曾決台家訟台可為是耶憲長

赧然而止丙寅轉刑曹參議俄入銀臺拜右副承旨序陞右承旨自是遞而復入凡爲左副者三爲右者六矣間亦復拜刑曹參議又爲兵曹參議公素抱病至是尤勞悴力求外補丁卯出爲富平府使至己巳春時事又大變矣公卽投紱而歸不欲仍留 京輦乃僑居於龍山纔有四月之事公罕對人晩乃得聞倉皇入城則吳判書諸人已被罪而禁不受章奏而庭請撤矣公大傷慟而陳暴無路恨在京儕友之不早相聞責以患難相負還歸江上悒悒不已臨江始刱數架屋定爲終老計杜門謝絕惟以書史自遣而

已因改號稱龍灘散人庚午八月為祭墓仍省伯氏往于水原地偶感疾日困殆自知不起謂子彙登曰吾在江舍時有言於而母而問而奉行可矣益公自江上向水原也謂夫人曰殮葬我者毋侈於吾父母喪為也至是又以戒子云易簀日神識不亂甥姪有自外來省者公猶問之曰妹氏健否命侍者扶坐更衣而逝九月九日也享年六十五以十一月二十一日葬于水原魚吞面旺啓山負乙原夫人驪興閔氏學生聖與之女副提學赵文四世孫也封淑夫人育二男三女男長彙登進士次世登女長適權益隆次

適李箕輔次適崔昌振彙登娶府使李壽曼女生三男世登娶士人李任漢女李箕輔生二男二女公天性孝友早喪所恃幾至滅性迨丁外憂裏且病矣猶能不懈不怠免喪既久而每居間輙悽然哀歎有問之者則曰孤露之後更無人世之樂不自覺而爲然也至生日則悲楚竟日家人感之不忍爲設酒食焉兄弟二人伯氏在水原公事之愛敬備至雖從仕在京有暇即匹馬往省相對怡怡衣食服用之物雖微必分焉尤恬於勢利不事交游嘗寓居安國坊黃承旨玧尹監司𢽅俱在比隣見其守靜不出相與歎曰

某非今世人也為之就見焉釋褐初由司贍遷金吾俱非文職也有勸之不仕者公曰事君之道可擇官而從仕耶奉職惟謹在清安人又以久滯下邑為歎者公亦不屑也人方逐逐公乃舒舒人皆囂然公獨澹如言若不能出口體若不能勝衣持身則能推分無求遇事而能守正不移未甞以利害之私有所變奪也立朝三十季屢典州邑而家無餘財居官謹慎終無縲絏之厄詞藝過人為舉業時有所製輙為人所錄去以為範式甞作靈臺修理上樑文趙龍洲絅見而歎曰理窟中光焰萬丈言雖誇而可見其深服

也又嘗作清州拱北樓序尤庵評之曰長言眷容短語飛鳴云顧公旣不喜著述對人語亦未嘗譚及文章以是世尠有知之者噫世之知公尠者豈獨詞藝爲然哉泰淳與公同祖平度公公以敦睦之誼視之甚厚也今者公長胤進士君在裏經中以狀文見托不敢以不文辭謹取進士君所爲行錄無附疇昝之所聞覩者掇之如右以俟立言君子之採擇云通訓大夫前行竹山都護府使朴泰淳謹狀

奮忠贊謨靖社竭忠劾誠炳幾寧社功臣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

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
益寧府院君鶴谷洪公行狀
本貫南陽人
曾祖考諱係貞藝文館待教 贈吏曹判書
祖考諱春卿守黃海道觀察使 贈領議政
考諱天民承政院都承旨 贈領議政
妣貞敬夫人興陽柳氏
公諱瑞鳳字輝世號鶴谷姓洪氏南陽之洪爲海東
大姓其先蓋中國人唐末黃巢之亂浮海而東家于
南陽仍爲籍焉有諱悅翊戴高麗太祖封匡翼效節

獻襄定難弘濟奮庸亮采保乂經濟功臣位三重大
匡太師公其二十一代孫也有諱瓘官司空尚書殉
節於李資謙之亂事具麗史節義傳 贈推誠報國
功臣同平章事判禮部上柱國謚忠平公之十六代
祖也有諱奎高麗元宗時以御史中丞擒賊臣林惟
茂忠宣王時策功臣圖形壁上封南陽府院君謚匡
定公之十一代祖也自太師公以後世著名德勳閥
奕焉與麗朝相終始入我 朝有諱敬孫能文章與
李樗軒石亨同撰大學衍義補以進 成廟褒嘉之
官至守成均館事公之五代祖也生諱閏德官奉常

寺副正　贈吏曹參議曾祖侍敎公字叔幹早世未究厥用祖考觀察公字明仲號石壁登重試壯元文章筆法皆名世考都事吉公字達可有厚德再娶濟用監主簿柳橙之女柳亦海東名族高麗侍中濯之後也柳夫人鑒識淵深有文章能博通古書而雖一家子弟間未嘗以筆札見焉公以隆慶壬申十二月二十一日亥時生是季春有卜者韓億齡占之得彩鳳飛雲之兆賀曰來月必得濟世奇男既而娠公及彌月不解又占之曰天降貴人必擇吉辰翌日亥時最吉及期公果生焉公之錫名蓋取其占辭云公生

而明秀岐嶷異凡甫三歲豕旹公捐館公匍匐於豕旹公平日坐卧處遍尋之家人指木主曰此乃而爺也自是公見神主輒號哭見者皆嗟異之六歲就學外師自知屬文往往有驚人語季父益城君聖民試呼猫字使之作句公應聲曰猫鳴驚千鼠益城大奇之曰此兒非徒能文章小人必畏之矣一日與隣兒同詣師家逢猘犬噬衣盡破公從容還家易衣而往受業如常師已聞知問曰犬咬汝乎對曰衣破而身無傷也汝何自若而不言也對曰衣破非關於受業是以不達也聞者咸歎異其器度乙酉春讀書於江

上松江鄭公澈歸湖南路過公所問姓名曰若乃吾故人兒也盍以一言贐我公即席製詩十五韻意皆箴諷松江大加稱賞戊子委禽於獨石黃公之門獨石乃長溪府院君芝川公之胤子也芝川見公著述歎曰年雖少有異才我不如也庚寅中司馬試壬辰倭寇至公奉柳夫人避于關東先是公知亂將作與親知經營避地計時方昇平人多笑之及是倉卒無不顚頓者長溪公父子陪兩　王子向北關遇公於鐵原給馬要與同北入公辭不行人頗訝焉及長溪公遭難於北路一行無得免者衆皆服其先見焉甲

午登文科別試入承文院自正字例陞著作博士兼
奉常寺直長丁酉受由省覲於平壤時柳夫人避兵
於關西未及奉還故也俄而倭寇再至　朝廷論罷
朝士之聞亂逃避者吏曹判書許筬素不悅公遂以
公名混抄其中至摘示朝堂人皆駭憤己亥復拜承
文博士陞成均館典籍移刑禮兩曹佐郎皆以病免
庚子拜司諫院正言補拜弘文館修撰移吏曹佐郎
兼侍講院司書選知製　敎辛丑詔使顧天峻出來
月沙李公廷龜為儐使極選僚佐朴南郭東說李東
岳安訥及公為從事官車五山天輅金南窓玄成為

著述官權石洲韠又以白衣從行文章之盛一時豔
稱酬唱詩文刊行於世壬寅一番人用事鄭仁弘爲
都憲公爲其所駁罷癸卯拜禮曹正郎轉成均館司
藝差京畿左道量田御史時兵亂之餘經界皆紊案
帳無存公隨地均賦輕重不失畿民賴之甲辰出牧
星州丙午罷還丁未復拜司藝戊申拜弘文館校理
宣廟昇遐差 國葬祔廟都廳又兼延接都廳遞
校理拜成均館司成移弘文館應教 賜暇湖堂補
應教拜護軍中重試甲科陞堂上自石壁公至公三
世皆被選湖堂中重試世罕有也己酉以都司迎慰

使往龍灣還拜江原道觀察使公在星州治頗尚嚴
及㕘東閫見民事凋殘未嘗輙事榎楚每行部時屛
去導從跨馬垂鞭而過遇之者不知其爲方伯也嚴
明黜陟蠲减賦徭一方之內恵化大行解歸之後吏
民月送節産終公世不止許筠之亂傳聞公將避地
於東倘馬芻糧掃廬舍以待於境其遺愛如此庚戌
拜承政院同副承旨又兼承文院副提調䄙拜禮曹
叅議以聖節使赴燕京還至長墻上遇建州虜入貢
者先是虜人遇我使行輙肆刼掠故一行皆駭散至
是虜人駐馬呼譯只問燕中蔘價而去行中皆来賀

公慨然歎曰夷虜刼掠乃其素性今者鈐束如此可見其法令之能行此天下之憂也爾曹乃以得免刼掠爲幸耶壬子又拜同副承旨光海引見平安兵使李守一公適入侍陳建夷可憂狀仍言中朝戚制甚悉光海謂守一曰承旨所見是矣備豫之策卿其盡心戮池覲書亦宜一如承旨之言守一赴任改築寧邊城而蓋亦倣公所言云是年春誣獄起獨石黃公罹禍公上疏乞免光海特罷之自是公絶意世事杜門屛居惟以詩酒自娛家雖屢空而晏如也公之外黨爾瞻從方秉時用事列於權要每勸隨世低昂以利

害銖之公答曰欲令我爲白首賊耶聞者縮頸嘗過
相知家飲酒朴鼎吉適來到公聞其來即陽醉倒睡
鼎吉素慕公名爲之喚醒公惡之起唾於其面鼎吉
慚怒而去公引滿哦詩不以屑意李爾瞻許筠輩欲
盡芟一時名流百計搆陷又投書西宮公與北渚金
公瑬清陰金公尚憲之名皆在其書中人莫不危凛
而顧公名德自持無釁可摘卒不能加害焉公屛廢
旣久而聲望素重每當有事時輙有起用之議毛文
龍始至也難其儐接僃局請以公差送啓州旣具爲
忌疾者所沮後又以詔使將至欲籍公華國請起廢

用之仍並舉一時坐廢諸公因此多被甄收而獨公及北渚金公淸陰金公愚伏鄭公經世竟寢不下蓋惡其守正不撓也時彝倫旣斁昏亂日甚 先朝舊臣皆迸廢在外公日夜憂憤嘗以一絶寄象村申公欽有夢唱定風波之句意有所在而申公不答公與北渚金公素相善至是遂與密謀匡濟因申公景禛具公宏諸人間 仁祖大王有君人之度乃定推戴之議糾合義旅大會於弘濟院奉 仁廟正位寔天啓癸亥三月十三日也卽拜公兵曹參議旋移吏曹是秊夏因外舅獄力辭得遞俄拜司諫院大司諫稀

拜右副承旨又兼承文院副提調秋論定請 社功
盖撥反之際公之勳勞實多有因公家得間密議誤
以宣露者非公過也然而坐此為三等勳物情稱屈
賜奮忠贊謨靖 社功臣之號進資封益寧君陞
左副承旨公之在右副例兼刑房時大獄連起公隨
事敷奏平反甚多 上甚任之自是在銀臺凡二年
終不換房甲子正月李适反臨津守兵潰 上倉卒
南幸 命公扈衛 慈殿仍以標信二度付之曰臨
急以此便宜從事公受 命而出馳至崇禮門夜已
深矣守門將士皆散去城門閉 大駕且至前隊阻

不得出人馬騈闐公令從人持大石至欲撞門鎖有
一宰臣止之曰人臣何敢撞國門乎鑰匙在兵曹可
急取來也公回指 大內火光曰都民已亂宮闕被
燒兵曹可得至乎事急如此而乃欲膠守常規乎事
定之後撞破城門之罪吾自當之遂促令破碎門既
開軍馬如水決而出公先至漢江民皆迯欲持船者
皆中江下碇呼之不應有武人禹尚中者從公行公
素知其多力善水使往取其船尚中即游至中流攀
舷入擊仆船人船中皆慴伏遂喝令刺船得五六艘
以來乃得利涉時夜尚未晨燈火明滅將士與從官

相紛拏將欲潰散公謂大將申景禛曰至尊尚未登舟而擾亂如此賊若猝逼則不可爲也公宜急收軍陳於高阜建旗鼓明燈燭賊雖來見我有備必不敢輕犯矣申公乃娖隊整伍結陣於左右山上懸燈擊柝衆心始定是日微公事幾殆時　慈駕尚未至江上人情憂疑公慨然謂從者曰　慈駕不至乃我之罪吾當先投江水以謝不忠之罪終乃至誠導扈以達　行在及賊平返　蹕以勞加嘉義階陞右承旨補拜兵曹參判兼同知　經筵成均館事　世子右副賓客又兼籌司堂上俄拜弘文館副提學移部承

旨丙寅詔使姜曰廣出来又以副學差鐵山迎慰使
丁卯春邊警遽至 上出幸江都公以都承旨扈從
上䟽請邀擊於平瑞之間報聞秋復拜副提學大司
諫成均館大司成吏曹參判戊辰正月柳孝立等謀
逆分遣其黨變服載兵器入城刻日犯 闕許禴聞
其謀前一日走報於公公急通于廟堂設機擒捕諸
賊皆伏誅策勲二等 賜號為竭忠効誠炳幾寧
社功臣超正憲階拜漢城府判尹兼知義禁府事俄
拜司憲府大司憲時罪謫者多在北邊公以疆域未
寧慮有他虞 啓請移之内地未幾梁景鴻韓王等

潛通虜中事覺伏法人皆服公遠識移拜禮曹判書
己巳補拜議政府右參贊兼弘文館提學復拜禮判
兼知 經筵自是累拜大憲禮判庚午冬拜吏曹判
書辛未 慈殿違豫旣而平復以侍藥勞陞崇政階
時 上欲追崇 章陵廷臣爭之未已延平府院君
李公貴素主追崇之議而傅會者皆見斥於淸論以
此發怒於銓地遂於 榻前斥公曰如此之時洪某
豈可爲銓長耶仍醜言詆公至以生者爲死故目無
名而謂之注擬其虛妄如此大臣陳其誣狀 上旣
已燭其冤因公辭䟽累下溫旨公連章力辭而䟽中

有朴彭年忠臣之語　上怒命推考因此遞職癸酉
復拜左參賛移禮判甲戌拜兵曹判書又兼藝文館
提學以文衡坐次有妨辭遞提學詔使盧惟寧出來
公爲館伴乙亥　元宗大王祔廟禮成公以都監堂
上陞崇祿復　除禮判兼拜兩館大提學又兼判義
禁府事是歲七月京城大風折拔　太廟内巨木七
十餘株公於筵中進言曰變不虛生必有其應而風
動物也多係兵象其應尤捷宋將劉錡遇暴風曰此
乃屬至之應也整軍以待得大捷風之應於兵尚矣
辛卯年間京都亦有風變迎恩門鐵鎖至於中折而

翌年倭寇大至今虜勢如此風災甚於辛卯臣竊畏之不可無先事之戒其說反復不已而卒不得有所施行丙子擢拜議政府右議政仍兼 仁烈王后山陵摠護使俄陞左議政夏司諫趙絅上章誣公以受人賂馬其說無根 上疑之令政院詰問其言誰所受絅不肯首因亂擧他事詆公益甚皆捃摭無其實 上愈疑之欲下絅吏詢于諸大臣北渚金公及仙源金公尚容以謂臺諫雖重不過與宰相等耳今絅所陳大臣事非細故不可不究嚴處之於是 上遂下吏問之時公因絅言出在江上陳章待罪聞絅之

就獄上疏言絅之不爲的指言根亦守自己體面
國家二百年待臺諫之道緣臣取謫而壞了後雖有
可言之事言官以敢言爲戒緘口而已則非　國家
之福也言者亦多以拿問臺官爲未安事得已盖絅
之爲銓郎公有所不避者及其薦中書公又顯言斥
之絅聞而嗛之乃誣公如此清陰金公時爲吏判上
疏陳卞仍極言人心世道之不可爲遂棄官歸田公
前後辭疏十餘上呈單至四十度始許遞免是年冬
十二月淸兵大至　上將出幸復拜公左議政公扈
駕入南漢山城翌日有移　蹕江都之議　上命

公留守本城　大駕已出而不果行旣而長圍合
上命公往其陣議和公聞　命卽出親朋送之者皆
瀉淚公則怡然不變也自此淸人數至城下求見城
中人　上輙命公出應之公隨事爭辨淸人無以絀
也前後往返凡十二氷雪塞路山坂峻滑公徒步上
下足指皆凍觀者無不慼然丁丑隨　駕還都俄遭
內艱戊寅倭書来多有探試之語朝議難於爲答時
當大亂之餘人情洶洶公自以義同休戚不可以身
在憂服之故有所恝然遂上疏備陳接應之道　上
優批荅之己卯服闋拜領議政庚辰冬淸人疑我國

潛邸上國責致首相吏判都承旨於灣上先數日日
官言台星西流台位當有行役已而公果西行既至
拘留數月窘辱備至公無所撓屈清將嘆服乃慇懃
告別而去辛巳春以風疾乞免不許壬午又固辭遞
爲益寧府院君甲申復拜領相未幾以坐次降左相
乙酉因風變上疏極陳弭災之道時 元孫冲弱儲
位久虛 上以 孝宗大王有聖德欲冊立爲 世
子詢于羣臣首相壯渚金公旣知 上意所在對無
異公進曰 聖意以宗社爲重有此非常之問而初
業之後世守宗統是乃經常之道小臣不知所達於

是判府事沈公悅贊成李德泂皆言公言是判府事
李公敬輿曰左相之言萬世之經常也 上竟從首
相議是歲火入東井日官言大臣危七月公患脚疾
日益危苦 上遣右承旨金尚問疾 命內醫不離
看病疾革而精神不亂侍者有問之者公曰自腰以
下已化矣俄而恬然而逝八月初八日也享年七十
四訃聞 上震悼輟朝三日遣都承旨金光煜 賜
弔問弧例賻之外又加 賜賵贈十月官庀襄事葬
于積城治南先塋側坐壬之原從治命也公狀貌不
踰中人而英彩動人姿性簡重而識量深遠見之者

輙知其爲大人國器也燕居必整冠帶端坐未嘗設惰容至老猶然待人言笑樂易和氣藹如也誠孝出天侍柳夫人務事無違丁憂年垂七十矣哀毁踰制三年之內饋奠必親哭泣必氣盡後已人有愍其老勸以自抑者公曰吾三歲失怙未行喪制至痛在心今慈母見背豈忍以年老而不自盡乎早孤事季父益城公盡誠未嘗離側益城公提誨甚至每歎曰吾兄仁德未享遐福吾常痛焉興吾宗者其在此兒乎敦睦親黨不間於戚疎振拔賙救一出於至誠有庶族子孑失所者收而衣食之四十年如一日及其死

爲之殯窆朋友之際不以死生衰盛而易其心有遭
患難者撫其家屬曲盡恩義少簡亢見人有涉於非
義者若將浼焉在朝或遭横逆則初不芥滯於胷中
延陽府院君李公時白兄弟以延平之故頗有自阻
意公待之坦然每稱延陽公忠厚有才篤爲守禦使
其後兩公皆有憂疑事人多慮其禍將不振公極意
救解事竟得已洪都憲茂績嘗以事侵公公則夷然
戒子弟曰臺諫之言雖過當不宜細較爾輩愼勿置
懷也洪公語人曰此爺度量人不可及也憂國如家
聞有事變不以在戚置殺而有間輒上章陳列罄其

意見再策勳盟　恩賜之外更無一畝之斥位旣崇
高而衣服不用華美柳夫人嘗謂公曰汝秊位已高
雖服錦段非不衷也對曰不肖早失所怙得以成立
亦已幸矣素無才德濫躋至此每思之惕然不敢以
錦段近身也文章早成奇健深奧尤長於詩出韓入
杜自成一家李東岳詩名振一世見公詩輒彈指曰
骨子骨子嘗贈公詩有昌黎文後益寧詩芝川簡易
公能鼎立之語蓋心服也所著述皆逸於兵燹胤子
觀察公蒐輯叢殘有鶴谷集若干卷刊行於世公當
宣廟朝早登英館閣旋值光海昏亂坐蟄累秊及

其遇會風雲終至位極人臣艱危之際勤勞弘多顧
以奉承於板蕩之時偃屈於百六之運嘉謨英猷竟
不得大有展布可勝痛哉夫人長水黃氏封貞敬夫
人國初名相翼成公喜之後考承旨諱赫即獨石公
祖考府院君諱廷彧即芝川公妣坡平尹氏佐郎諱
儼之女以隆慶癸酉後公一年生以甲申十月先公
一年沒窆與公同塋異室天姿柔淑奉君子無違行
姑柳夫人性嚴事之敬慎怡愉未嘗有忤丁丑之亂
避兵于江華舟膠淺沙見虜兵至以刀自刺仆於船
中虜去後侍者救之厪甦時公之子婦李氏外孫婦

羅氏同在船見夫人自刺皆赴海公之兩孫子儀子同季皆髫齔亦相隨溺死虜兵驚愕而咨嗚呼於此亦可見公之家法矣舉一女一男女適大司憲朴漢即泰淳先祖考也有四男先君諱世相郡長郡守曰世柱令曰世桓曰世楠先君亦四男一女曰泰辰叅奉曰泰春曰泰淳文科大司成曰泰珎女適進士韓配義世柱無子以泰春爲後世桓有二男曰泰延縣監曰泰進世楠有一男一女男泰遜文科吏曹叅議女適大司諫金昌集男曰命一登文科官至觀察使初娶完山李氏殉節於江華舉一女適進士趙相鼎

再娶綾城具氏擧一女二男女適正洪萬恢男曰處
宇縣令曰處宙參奉趙相鼎有二男二女男曰仁壽
都事曰大壽文科應教女適僉正李成朝次適僉正
沈廷協洪萬恢有一男四女男曰重聖進士女適進
士李璞次適士人尹渫次適修撰李光佐次適士人
趙尚慶餘幼處宇有一女二男女適進士金昌緝男
曰九澤曰九釆餘幼處宙有三女二男女適士人鄭
夏臣次適柳時樸次適朴壽昌男曰九鼎曰九範餘
幼內外玄孫累十餘人外曾孫通政大夫成均館大
司成知製 教朴泰淳謹狀

墓誌銘

正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均館事 世子右賓客五衛都摠府都摠管晩休朴公墓誌銘并序

有若堂封於楊州水落山負震抱兌原冢宰大學士晩休朴公墓也公諱泰尚字士行潘南朴氏晩休其號也上世直提學文正公諱尚衷以節義焯左議政平度公諱訔以勳庸顯奕世韡嫣德美不替至司諫文康公諱紹又以學問名節著事皆具史乘公即文

康公五世孫曾祖諱東善左參贊 贈領議政謚貞
憲祖諱炡策靖 社勳吏曹參判錦洲君 贈吏曹
判書謚忠肅考諱世堅右承旨 贈吏曹判書妣
贈貞夫人海州崔氏判官滉女也甲午登進士試辛
亥魁庭試歷典籍兵曹佐郎正言持平弘文館副修
撰修撰校理北評事吏曹佐郎正郎司藝洪州牧使
軍資禮賓宗簿司僕寺正間以暗行廉問湖南北關
己未擢重試陞通政拜承政院同副承旨轉至左承
旨歷吏戶禮兵刑參議判決事大司成承文院副提
調大司諫乙丑進嘉善拜平安監司又歷六曹參判

都承旨司憲府大司憲藝文館提學同 經筵同義
禁副摠管咸鏡監司差吊慰使赴燕出宰江陵甲戌
陞資憲乙亥進正憲歷左右參贊吏禮刑工判書知
經筵春秋館事 世子右賓客都摠管弘文館提
學兩館大提學當 東宮元服時爲贊冠齒學時爲
博士此公之履歷也公生於崇禎丙子十二月五日
卒于丙子五月七日以是秊七月六日窆從先兆此
公之始終也公天姿端粹內行甚篤承旨公晩嬰疾
委頓公侍側扶護十秊如一日舅氏家遘毒癘死喪
相繼親舊無不畏避公獨疾焉醫藥喪焉殮殯與僮

僕數人月餘襄五邑人皆服其誠義立朝忠亮自樹
為正言也嘗論事前席語甚峭 上怒切責之公爭
之益力 上為之霽威有大臣退語人曰朴正言真
可畏人也為承旨也 上欲拿鞫臺臣之嘗搆誣金
相國壽恒者公於入對時詳陳金公受誣之由仍言
伊日 聖敎嚴重彼臺臣特逢迎濟私耳人君若以
喜怒取快一時則終有異日之悔且拿鞫臺臣亦關
後弊其說反復明白 上皆嘉納識者莫不韙之然
勳戚諸人多有不快於心者謗毁不已暨公佐銓又
抑戚里子郎選戚里子因積憾劾公 上察其誣不

允公議皆爲之憤惋公輙曰當時 天怒震疊諸臣
舉皆惶怖記注多遺漏而奚實者傳聞之人爲此駁
議無足恠已夷然不以介意公屢入銀臺遇事必據
義守法爭執甚多 上雖不盡允從而意嘉之及
除西臬 上引見謂曰卿久在近侍素知卿剛明卿
其勉旃公之受知盖不偶矣爲叅賛時因求言上疏
論李師命李翊不當伸而伸而異議者反遭排擊臣
下偏黨縱肆之獘君上不自揔攬之失語皆深切
上優批荅之有實中予病之敎仍寢兩人復官事物
情稱快在銓曹自郞僚屢歷佐貳世所稱熱官而門

庭寂然及秉銜愼惜名器恪謹憲格請托不至銓注惟公數月間仕路爲淸前後出兩邑皆著治效遺愛在民按關西甫數月及還 朝民皆奔走擁車有望塵泣下者在北藩値歲侵預申列邑節用儲粟及時賑貸民無捐瘠矣識量明敏雖倉卒忩遽之際處之安詳嘗試士湖西有疾呼火起火藥庫者滿庭沸擾同坐者亦驚起公挽止之俄而諸生坌進請開門避火公笑而徐諭之曰火發熖焇其及避乎可安坐綴文諸生慴貽始覺其妄而退 仁敬王后薨喪出拘忌疾 上不得臨視禮多變節而儀曹適闕佐貳大

臣俾公權察事皆取决公隨宜酌處情文無缺大臣爲之歎服在西藩清使來詰邊氓越境者 朝廷急召公聽勘而無符信公歎曰藩臬之任乃欲以赫蹄召致耶出次境上以狀馳聞 朝廷始遣宣傳官持右符召之旣合符欲收公所受佩者公曰寧有 旨逮我乎我自以藩臣赴召此符何可得耶持符者踧踖而退未釋褐時居鄉村屢空至躬親鄙事人所不堪而處之晏如貴至卿宰不變素焉及卒斂殯之需待贈襚而辦交遊甚簡公退却掃靜坐遇會心人談論娓娓以古人文章事行指誨後生數十年來黨議

益甚而守正不撓無所詭隨每論事必以格君為先一時淸議倚以為重雖不悅者亦無以指摘訾議為也恬於勢利謹於進取嘗曰人之惡德莫甚於躁千罪萬過皆從此出來名塗要地必逡巡退讓而甲戌以後見時事日囂人懷退保慨然以盡瘁為期病旣困綴猶上疏論賑政諄諄如夢中語皆憂時憫世事也 上遣掖庭人問疾賜珍饌公已不能言流涕而已大臣以公病請解見任 上曰向聞其朝夕難支今頗過數日得無有差道否大臣言其已危 上曰然則今姑許遞為之愍然計聞輟朝弔祭賻皆如儀

別勅有司庀喪葬所須特從優厚曰以表予震悼軫
恤之意 王世子亦遣宮官來吊擇 賜棺一具嗚
呼此可見 聖朝君臣之際矣公詩文理暢而辭潔
意淡而致遠閒雅深静自成典則鑑識尤精一時新
學以所業取質得其刺論無不驚服少志爲己之學
用力於洛建諸書美村尹先生一見許以豪傑滄江
趙先生涑性簡高少許可聞公至必更餙衣冠曰此
大儒不可以年少忽之噫公之平生處心行身蓋有
所根基而顧公以近名爲耻不自標置世尠有知之
者也夫人豐壤趙氏即滄江女也舉二男三女男弼

純弼健女府使申璡侍直李壽涵男學李秉哲弼純娶士人李慶著女生男師任餘男弼健娶判書李奎齡女生男皆男申璡男錫夏翊夏女趙海壽李獻章李眞淳李壽涵女尹志温李秉哲男女皆男泰淳與公同祖文康公編髻從公顛毛種種矣詳公平生固當無見踰者誌公幽堂義不敢辭辭不敢諛銘曰於乎如公之德之才當求諸古人百世在下陵谷或變晼美不湮

處士朴公墓誌銘 并序

士有安於下澤款段而不顧乎高車駟馬甘於蹈海

而不顧爲民於棄禮義之國者斯固非矯情異俗也
審定於義分而已是故苟慊於分則飯蔬飮水而富
貴如浮雲義有不屑則死生且不足論況貧賤乎彼
役役而逐逐而不知其泱涊疲痡無他不審乎義分
故爾若吾族祖朴公諱瀏遭世亂屛居無求於外李
四十沒於鄕廬知之者咸曰古所謂處士者卽公眞
其人也蓋公幼而頴秀長而勤篤一家期以遠到丙
子丁內憂旋値大亂見冠裳之倒置遂絶意於世服
闋仍自屛於廣州月川村以書籍自娛尤致意於性
理之書蓬堵篳屋瓢飮簞食處之晏如也人有勸爲

貪而仕者公若不聞焉貨利之說不出於口辭受之
節必謹於徽錐葉苑之饋有不屑於心者必却之不
受居閒寓興時爲古詩長篇譚藝者亦推服盖閒遠
雅健不事雕繢發於性情者然也公旣不求知於世
世罕有知公者不幸蚤世諸孫時又多懿行嘉言不
得盡傳於世世惜哉雖然嘗觀古昔處士之著稱於傳
記者或以其一言或以其一節後之人皆能因著而
推徽見小而認大尚論之士爲有慕公之風者識其
大而已亦奚待多乎哉公字仲遠潘南人文正公諱
尙衷之九代孫也文正公當麗季以疏斥北元被禍

事具麗史曾祖諱紹司諫 贈領議政諡文康號治川祖諱應福大司憲 贈領議政號拙軒考諱東望吉州牧使妣光山盧氏生員守謹之女也公生於萬曆乙巳卒於崇禎甲申葬於鐵原骨坡乾向原配安東權氏縣監恰之女判書徵之孫先公二年生後公一年沒與公同窆而左祔三男二女男長世樞次世棹文科掌令次世樬一女適金尚堅次適房世貞世樞一女李瑋世棹一男四女男泰夏女進士李彥緯宗室東平君杭李世馥參奉李萬稷世樬一男一女泰昌文科掌令女歿文正字洪克濟金尚堅一男金

萬甲一女李某銘曰
人勸公出公不求榮人謂公處公不要名守義安分
志絶外營泌水療饑圖書玩情山谷翳翳誰識簡貞
風雨蕭蕭不已鷄鳴欝彼東州山高水清作此銘詩
用識佳城

通訓大夫行司憲府掌令朴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世樟字汝擇潘南朴氏十世祖諱尚衷高麗右
文館直提學 本朝 贈領議政謚文正九世祖諱
訔 太宗朝佐命功臣封錦川府院君官至左議政
謚平度文正公之忠義直節平度公之勳庸事業俱

載史乘自此世載名德簪組不絶曾祖諱應福官大
司憲　贈領議政祖諱東望吉州牧使考諱瀏値世
亂隱德不仕妣安東權氏縣監恰之女公以崇禎己
巳十月三日生二十九中進士五十一登庭試文科
以五十無資例授典籍歷禮曹佐郎慶尚都事兵曹
佐郎正郎掌試于咸鏡南道遷淳昌郡守入爲司憲
府持平成均館司藝移司憲府掌令遞授奉常副正
陞宗簿寺正出爲寧越郡守以丁卯四月九日卒于
官窆於鐵原府骨坡里遷於朔寧治東舊基村未向
原配慶州金氏縣監震賢之女長公一歲一季沒初

窆於楊州青松面及奕公移而合祔焉公天性慈良
廉直無一毫媚衒之色暴慢之氣對人接物澹如也
季弟學生公世穩蚤歿撫愛孤稚亡異已產爲之營
等傍舍雖家貧財匱無所顧難盖追宿昔兄弟同居
之意也伯姊窮居鄉村奉之甚至有所得必饋遺之
不絕其友愛如此居臺職不喜激訐侃侃不肯隨時
俯仰居邑莅民衣冠必整竟日端坐未嘗少懈有牒
訴者必委曲曉諭不厭煩複情僞既明詞訟自簡湖
南俗分黨搆惡視邑宰色目互相告訐公至淳昌邑
子有妄愬者公輒罪之仍下令責諭聽理惟公無所

左右衆皆悅服在寧越値歲侵分捐月俸計口振乏且除山田稅設常平倉以紓民役所到輒有惠政解綬行槖蕭然旣殁家無餘財公在韋布時不喜馳逐登仕路不改其素有勸公交遊者公輒曰吾守吾拙而已世固疑公於拙矣然及其當官莅事雖宿昔親愛者亦不敢干以私唯裁之以法盖公所拙者名利而固自有未甞拙者存焉知者尠矣公一男五女男泰夏女長進士李彥緯次東平君杭次李世蕤次參奉李萬稷李犇而未歸遭公喪得疾不服藥而夭泰夏無子以從弟掌令泰昌子弼琥爲後女李顯益李

彥緯一女三男杭一女三男李世馥二男一女並皆
幼銘曰

守窮約半百強登仕籍未十霜唉亨短而屯長何神
阨於善良三栢臺再桐鄉廉且介曷不臧從孫繼期
後昌誌幽宅戒毋傷

通德郎朴公墓誌銘 并序

余族弟大叔有美質安靜守拙不喜交遊馳逐盖亦
其庭訓然也嘗與余同攻博士業觀其志雅而氣潔
記性絶人爲詞賦才思翩然謂其早晩大進需於世
而榮吾宗矣竟蹭蹬不遇年三十四遭内艱翌年又

遭外艱體素羸能自盡於制乃因毁成疾以己巳四月七日不起未及祥期纔二日才不見售於世善不見相於神阨困窮毒卒之以夭閼哀哉葬於鐵原骨坡里乾向原先塋也室慶州金氏士人載章女舉一女歸李顯益取從弟秦昌盛甫子彥琥為嗣彥琥娶正言金斗南女大叔名泰夏潘南朴氏潘南先生文正公諱尚東十一代孫冶川先生文康公諱紹五代孫曾祖吉州牧使東望祖處士諱瀏考掌令諱世樟妣慶州金氏縣監震賢女也以癸巳閏七月八日生月日後於余呼余為兄盛甫間謂余曰兄既誌吾祖

考泉叔父吳堂兄之墓非兄又誰銘余不得以不文
辭曰盛甫狀略叙次如右系以銘曰
體羸而志剛美其質也阨窮而短季命之閼也聖人
所歎秀而不實也無子而有子廢其後之蔑也

成均進士金君墓誌銘 并序

遇卿之殁塟卅已六宿矣思之輒泫然者豈亶相好
之情為然哉顧以夫夫之義在裏叔更不易得也今
其弟履卿撰其言行為狀以示余要以幽堂之誌嗚
呼斯固余疇昔之所稔知也悪待乎狀盖余與遇卿
有椒舉聲子之好在童子雖未得共騎竹之遊余已

知金門之有遇卿而遇卿亦知吾家之有余也及稍
長邂逅於泮宮之庭即驩然如舊遇卿軀幹小而廣
顙踈眉目烱烱有光言動絶無鄙吝氣一見可知爲
愷悌端直人也自是過從仍與其羣從周旋益得其
爲人遇卿誠孝出天未成童喪怙能哀毁如成人及
長輙釀涙於蓼莪詩事慈夫人有至行愛敬備至與
𡟎卿零丁相依雖友愛甚篤微見過失輙至誠警誡
遂兄弟間相爲知己與人交樂易坦率不設畦畛然
未嘗妄相許與心所不善若將浼焉少嘗謂卞急害
道取西門豹佩韋事扁其室曰韋齋痛自矯揉自是

居家遇物更無疾言遽色嘗入庭試寫卷將半有誤
濺瓶水於卷上者傍人咸愕眙而遇卿不為之驚適
有持二紙者與其一而遇卿亦無喜語人之矯情多
在於從容閒暇而易失於紛擾怱遽之際著遇卿可
謂能克己者耶遇卿素不喜修飾邊幅而其操心處
已未嘗以幽暗少肆少嘗不利於陞補試辭有為國
子官者語之曰以君之才豈宜屢屈某日試君用某
字則吾可察之遇卿正色曰當俟丈人遞官後就試
矣其人慚服不已春塘臺庭試時 闕門外人馬駢
闐夜且黑多相騰踏雖達官亦不能下乘遇卿曰夜

雖暗天可欺乎輙下馬而過於此亦可見所存之一二矣聰穎過人甫學語能知數百字嘗對碁碁林傾子晝瀉地旋列置其子如故傳觀羣書過目輙記為公車治辭賦才思清麗能變陳腐語為新奇雖倉卒搆成亦必有警策可傳者就黌舍試每輙居首儕流莫之敢先先輩長者亦皆交口稱服辛酉司馬覆試所製館羅池賦尤奇警語極清楚悲切余嘗語之曰使子厚有知必隕涕於此矣遇鄉亦為之莞爾及擢出果優等為賦之冠而有以詩居魁者遇鄉名遂在第三物論嚣然稱屈文谷金公壽恒至以責考官曰

金京之不尠多士一何寃也仍出示其科製曰此可居人下耶後於挽詩有凌雲詞賦壓儕儔每恨周庠讓一頭之句盡其慨惜之意久猶未已也世方馳逐於名利縫衣之徒莫不以言議相高而遇卿常靜以自守不事交遊雖其素性伉慨憂世傷時之意不以韋布自已然或見儕友之持論峻激者則必引喩裁抑務歸和平每與余論俗習之弊未嘗不歎咤也噫世徒以遇卿爲文士者固是淺之知者其謂之耿介人者亦其一斑耳觀於其平居志行是豈易見於斯世耶遇卿素清羸善病自壬戌歲感疾仍沈綿甲子

正月遭內艱過卿方危綴哭擗之節不少殺見者無不哀慼自此病益不可爲矣猶朝夕自力點檢饋奠不少懈至二月自知其不起謂其家人曰吾今病益殆死矣未得終奉几筵我死後饋奠之事君必盡誠視我在時且能與吾弟終始同爨死無恨矣又曰祭器宜常擔卓上而舊卓垢汚君亟親審淨之是啓手前二日也其孝友之誠至死不已如此過卿惟耽文史無他嗜好凡於一切貨利之事泊如也及卒書籍之外家無長物聞其卒知不知莫不嗟惜焉過卿諱聖臣慶州金氏新羅敬順王後裔也有諱禍傑 本

朝開國勳封雞林君謚齊肅其孫曰從舜判漢城府
尹判尹有孫曰千齡直提學直學之子曰萬鈞大司
憲生諱命元 宣廟朝中興名相策勳封慶林府院
君謚忠翼是爲遇卿高祖曾祖諱守廉官僉知中樞
府事 贈領議政祖諱南重官禮曹判書襲封慶川
君考諱一振成均生員早世未顯妣豐壤趙氏成均
進士 贈左承吉来陽之女左議政文孝公翼之孫
也君娶羅州林氏父曰宏儒靑巖察訪祖曰墰吏曹
判書擧三男三女長男象衍娶應教沈濡女次德成
及二女俱夭亾次曰趾衍遇卿以 孝宗五年甲午

十一月十五日生以今　上十年甲子二月三日卒得年僅三十一以其年三月乙酉葬于高陽治西大慈里負壬原從先兆也孺人後遇卿五年而歿祔其左銘曰

良玉之皎潔而不得爲瑚爲璉登諸清廟胡然而缺也叢蘭之郁烈而不得爲佩爲纕薦之宗國胡然而閼也才與命不相謀古今所恒我又將焉詰大慈之岡背陰面陽兹惟遇卿之堂百世在下視我銘章

墓碣銘

贈資憲大夫戶曹判書韓原君李公墓碣銘幷序

仁祖大王 龍飛之翌年甲子大盜絺突 乗輿南狩中外崩潰人心失其去就時有一丈夫陷賊賊脅降奮罵不屈而死姓李諱穆字明遠韓山人也嗚呼烈哉韓山之李稼牧兩公大顯於勝國末入我 朝有諱種善官判書 贈領議政謚良景即牧隱之胤而公其後也奕世榮顯蟬嫣不替曾祖諱興畯同中樞韓陽君 贈左賛成祖諱洽掌令 贈左賛成鷲興君考諱義培策靖 社勳封韓川君 贈兵曹判書妣璿源李氏濟州牧使某女以萬曆己亥六月十七日生公魁梧拔凡少學書去習弓馬技藝絶倫魁

鮮額未及覆試有李适之亂公內舅李完豊曙爲京

畿監司帥師禦賊于松京以公自隨軍左次完豐授

公狀俾達於 行朝适已陷據京城公欲偵其虛實

曉從昭德門入城爲賊黨所覺執致於适适欲降之

臨之以兵曰告爾舅所在則生否則死公不荅适怒

以鐵棍擊公膝脛每一下棍輒一賫之公瞋目大罵

脛且折聲氣益厲以至於殞寔天啓甲子二月十日

也事聞 上爲之嗟悼贈軍器寺判官韓川公時在

明川任所許其解歸營葬亦異數也以是季某月日

窆于楊州大灘村負某原配延安金氏縣監希溫女

有懿德至行自公歿不啜肉汁三十餘秊以癸丑正
月十日卒壽七十祔窆於公上下其壙而同塋焉有
一男汝發歷官訓鍊大將知中樞韺韓興君推 恩
累 贈公爲資憲大夫户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五
衛都摠府都摠管韓原君金氏封貞夫人韓興初娶
大司諫李袗女生一女適縣監鄭行萬再娶學生李
公亮女生四男二女長男基夏今爲兵曹參判兼摠
御營兵韺韓城君次基漢參奉次壽千基明女適進
士徐宗震掌令梁聖揆側出男女曰基亨基華基仁
基煥具泰柱妻鄭寧妻金漑敬妻內外曾孫累十餘

人韓城以公墓道文闕見托於泰淳噫公之歿也鶴谷洪相國以詩誄之凡二百七十言公之始終備焉今不敢復贅盖當甲子之變公非有保障之任官守之責直行間一男子也不懾於虜穴不變於白刃所徇者義分耳志士仁人殺身而成仁者非公之謂乎公歿後十四年韓川君又徇節於雙嶺之役公之若子若孫世世干城爲國虎臣公之忠烈盖有所自而垂諸後昆受天之報施者斯可驗矣銘曰

赳赳李公百夫之特少耽雕篆乃服武略丁時內訌逆將稱兵大弧雄劍爰方從征潛行偵賊獨穿賊藪

時之不利不免虎口罵賊如狗意氣彌烈吾脰可斷我志難奪命輕義重身殞名飛凶徒折縮 至尊傷悲欝彼楊山有封若斧我詩孔陽觀者髮竪

墓表

曾祖考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行通訓大夫司僕寺正兼 内乘府君墓表

公諱東彦字仁起源出潘南姓朴氏弈世輝光名德茂考諱應順 穆陵舅祖司諫紹謚文康曾祖黽年天官郎妣府夫人 宗國姓父諱壽甲文川正癸丑

以降嘉靖秊日永星火新月弦容儀溫雅性恬靜克
敬庭訓孝慈行戚聯 王國弥謹勑戒深獘習斷私
謁右壤分蹕貢羈靮望不識面渫坤極戊子生負通
仕籍佩鳳郡符長太僕家乘散逸歲緬邈事實歷職
失傳錄春秋知命過三秊秋孟初九館舍捐夫人鄭
氏寔媲德考承宣淹光山籍後公弃朞戊辰卒暮春
廿三載誕日忌辰首夏二十七從弟子潢胤後嗣位
至大憲嫡男四長曰世相廣興守次社稷令曰世柱
世桓第三世楠季側室一男世校是長房泰辰及泰
春其次泰淳次泰琭一女子歸韓配義辰登進士參

奉止淳忝文科觀察使泰春出繼二房祀泰延泰進
三房男延筵蔭仕為縣監泰遜文科官吏議金昌集
妻四房子進士泰膺泰憑泉李基芳妻側出派公嫡
一女吳翊婿尹元之妻又厥女公庶一女李溟妾金
先妣妻乃自出內玄外曾與雲仍百有餘多記不勝
潘城墓前抱乙崗右考左妣雙碧堂采集顏筋勒諸
碣曾孫泰淳詩用述公沒後九十七年歲在辛巳月
日建

先考 贈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
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行通訓大夫廣興倉守

府君墓表陰記

府君生於萬曆乙卯七月二日卒於己未十月二十三日春秋六十五葬楊州金谷甲坐原始仕內侍教官陞宗簿主簿歷鎭安縣監金城縣令尚衣主簿漢城判官任實縣監左水運判官瑞山郡守廣興主簿社稷令廣興守繕工僉正金浦郡守後因不肖推恩贈亞卿府君居家寡言笑任眞不款曲少嗜好惟文史自娛尤喜綱目老不釋手間則語諸兒以 國朝事實先輩行義反復不倦居官如居家絕意干譽不喜動作至屬于民害于功者毅然不撓於威勢在

任瑞兩邑輙捘劾罷歸不肖愚無知秖見其居家居
官如此爾先祖考懦軒公金淸陰諸公拘於瀋也龍
酋管其事輕重在心府君訪得其相死者乎以信義
俾求觧於酋酋欲獨爲之地府君以大人意辭曰同
拘獨免義所不忍尋得並脫當其時諸名勝多在瀋
頗有聞其事者始莫不疑之以握鮑料希也及是皆
驚　孝宗大王方在質擧酒屬之曰不意君乃能爾
懦軒公亦亟稱賢智人謂父子知己不肖愚無知得
乎諸父長老如此爾少所友後多貴顯自以困滯罕
復造請久堂朴公長遠歎曰以君氣度乃爾寂寞耶

六谷徐公必遠謂人曰愔也才偉然足備　國家器
用族父文純公世承亦稱沉塞大度識慮出人不肖
愚無知竊見諸公推許如此爾諱世相字仲五潘南
朴氏文正公諱尚衷十代孫曾祖潘城府院君靖懿
公諱應順生諱東彦司僕正懦軒公諱潢大司憲本
以正公從弟觀察使諱東説之子為之後妣南陽洪
氏文靖公諱瑞鳳女也配貞夫人礪山宋氏都承旨
諱時吉女事無大小不怠不怒言無輕重必詳必審
懦軒公多勝侍夫人周旋無間言府君雅不以財業
關心夫人能經紀無乏愛諸兒勤摯而教戒嚴不少

饒興府君同歲十月廿二日生以庚辰九月九日卒
享年八十六興府君異壙而左祔男長泰辰參奉次
泰春出後仲父次泰淳觀察使李泰孫女教官韓配
義曰孫義孫咸孫彧伯氏出生員權益寬妻仲氏出
繼子孫佟生員宋彥明李度妻不肖出孫咸繼季氏
進士韓師范李弘佐柳時栢妻教官出孫義女柳綎
兩男多張孫兩男多於戲發揮先德既非粧昧所可
能者况質而無華府君雅尚也今不敢違須以重不
孝泉間觀所詳識于碑陰以俟後之尚論第三男泰
淳泣血記內外面並集唐魯公顏真卿書令

十九年歲舍癸未月日建

嘉義大夫兵曹參判李公墓表

公諱世選字選甫李氏系全義曾祖諱從訓都摠府都事祖諱眞卿節度使考諱枝馨統制使妣羅州丁氏參奉彥璜之女公以崇禎戊辰生三十登武科三十六陞堂上五十三陞嘉善七十以子閫帥例加嘉義七十一考終于第窆于楊州東面文翰山西麓孟洞丑坐未向之原先兆之次也公以名門重望歷踐外內率由榮選六主藩閫而終統制摠戎邦畿而至御營大將特進於 經筵而兼帶摠管左右於京尹

而兵衆　特命也娶長水黃氏奉事大鳴女甚有令
德後公二歲生先公九年卒合窆于公墓左舉二男
三女男長昌肇統制使統制公家三世青氈也次光
肇生員女生員尹寬鄭五常尹濯側出夏肇折衝次
文肇昌肇有子女八男義泰義漸義晉義復義豊女
邊翼禧徐命勗申思任光肇有子女四男義白女金
始炯餘多尹寬女柳亨基鄭五常男撥尹濯有子女
三男得栽餘多內外孫曾三十餘人公豊貌偉幹字
量寬洪恂恂然長者人也所在輒以清慎仁厚得衆
心友愛敦睦出於天性弟妹窮乏猶已飢寒疏屬之

無告仰哺者甚多既沒家無餘財公之在朝　上注
意甚重嘗　賜以劒帶病告遣醫視之頻饋珎劑內
饌計聞　臨朝歎曰某可用人也何遽至此　命别
致賻物此可見　君臣之際矣公之平生固多可書
而嘗於水營有咎在前帥而誤責公者罪至編配公
受而不辨噫世固有利害不啻若毫毛而爭計較不
已者聞公風宜可自失矣此一事亦足以見遠且大
也尚論者當自知之

墓碑

亡室　贈貞夫人沈氏墓碑

沈夫人青松籍望我東為大族曰德符青城伯子諱
溫位相國世貴顯耀簡策曾祖忻珥史筆祖廷秈襲
君爵父縣監其諱栻平澤林乃自出外翁嵎家於食
馬在歲猴建月載寢地日四六二八過歸于朴曰泰
淳初居室質何柔行焉絜內斯辯守著揣孝能敬尊
章樂泉僕御咸有則念又二奇疾作春屬季九除廿
藥無靈神不福忽以遠終短折宋成明女㝉適生三
男選太學淳立朝官按察榮　贈貞二品秩維楊州
先丘側甲之原永幽宅百代悠行同穴詩勒石備陵
谷潘南朴泰淳撰　集唐顏真卿書

東溪集卷之十終

東溪集
五卷